

國立政治大學 111 學年度下學期期末報告

課目：歷史與記憶專題

授課教授：藍適齊先生

以「愛國」為名的戰爭
——從愛國獎券到大家樂

系級：歷史學系四年級

學號：108103006

姓名：李姿儀

Email：108103006

手機：0966829967

以「愛國」為名的戰爭——從愛國獎券到大家樂

摘要

「愛國」是近現代社會才明確提出的概念，在戒嚴時代，民眾對此並不陌生。而一個人愛國與否，在現代臺灣無疑是個爭議性的問題，涉及了複雜的意識形態鬥爭，筆者在此不多贅述。然，在六、七十年前的臺灣，無論是否發自內心愛國，「愛國獎券」一直都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也是共襄盛舉的全民博弈——直到 1980 年代的「大家樂」興起，愛國獎券才於 1987 年終止發行。

愛國獎券的前身「愛國公債」，最初於 1949 年以「戡建大業」¹為名，勸募人民積極認購公債。從 1930 年代開始接連不斷的戰爭令國民政府的財庫耗損巨大，不得不向民間發起公債，從這方面看來，愛國債券到愛國獎券與戰爭脫離不了關係，甚至可以說是戰爭的副產物。

儘管以「愛國」為名，購買愛國獎券的民眾是否皆抱持著如此心態，尚有疑慮。大多的報章雜誌都以「幸運兒」、彩券金額等為噱頭，「愛國」意象反而並不突出。而在 80 年代蔚為風潮的大家樂，又使這類情況更加顯著，這個依附在愛國獎券之下的民間獎券，已經造成了眾多社會亂象，比如落難神的形成，以及鄉村生產的停滯。

同樣是「一券在手，希望無窮」的獎券，為何愛國獎券與大家樂對民間造成的影響差距如此巨大？愛國獎券在民間社會的記憶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筆者將嘗試從家族經驗及民間報章雜誌釐清其中的脈絡。

關鍵詞：愛國獎券、戰後、戒嚴時期、大家樂、愛國思想

¹ 總統府公報，第 235 號，〈民國三十八年愛國公債條例〉：「第一條：政府為激發人民愛國情緒，集中財力，平衡預算，穩定幣制，以達成戡建大業，發行公債，定名為中華民國三十八年愛國公債。」

目次

一、緒論.....	1
二、戰火下誕生的愛國公債與愛國獎券.....	6
三、「不愛國」的「獎券」與「愛獎券」的「國家」.....	8
（一）全民瘋狂的「一億五千萬」.....	8
（二）獎券的價值.....	9
四、大家樂所造成的社會現象.....	11
（一）對民生的影響.....	11
1. 打不通的電話.....	11
2. 上漲的工資.....	12
3. 落難土地神和墳塚寶地.....	13
（二）愛國獎券的過氣？.....	13
五、愛國獎券的末日.....	17
（一）政府的態度及改革.....	17
（二）起死回生的愛國獎券.....	19
（三）停券之後.....	23
六、結論：「愛國」還是愛「彩券」？.....	26
七、參考書目.....	28

一、緒論

今由政府委託中國信託發行之台灣彩券，以增進社會福利為發行的主要目的²，又名「公益彩券」。在彩券經銷商的遴選上，也以「為弱勢族群創造就業機會」為宗旨³，開放民間報名參加彩券經銷商遴選。至於彩券銷售的盈餘上，則有明文規定百分之四十五供給國民年金、百分之五供全民健保，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供給各縣市政府辦理社會福利支出⁴。由此可見，台灣彩券從銷售到盈餘分配，名義上是為公益導向，這點也反映在其別名上。

公益彩券的前身，也就是於 1987 年年底終止發行的愛國獎券，發行目的也顯而易見地反映在名字上——「愛國」。

「發財不忘愛國 愛國不忘發財」是當時報紙上可見的宣導口號之一⁵，在發行當日的《中央日報》上，也刊載了愛國獎券收入用途：半數供給獎金，半數則拿來購買愛國公債⁶。如此，政府告訴人民：「買彩券」並不投機，反而是個一舉兩得的正確決定。而愛國獎券也不負期待，自民國三十九年發行以來，僅僅過了兩年，就為政府創收了七千餘萬元⁷。

民眾買得開心，政府的國庫也有源源不絕的財源湧進，乍看是個雙贏的結局；然而，筆者家中的長輩卻對此嗤之以鼻，甚至對其抱有敵意。一問之下，竟得知筆者爺爺竟然曾是大家樂的頭彩得主，經過詢問筆者父親與奶奶相互比對，推測其中獎的時間應是在 1986 至 1987 之間。儘管一夕之間中了一百二十萬元，卻沒有因此收手，於是又在短短幾個月內因為賭博而輸光所有的獎金。

² 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 1 條：「為健全公益彩券發行、管理及盈餘運用之監督，以增進社會福利，特制定本條例。」

³ 台灣彩券，〈認識公益彩券〉，<https://www.taiwanlottery.com.tw/about/lottery.asp>，2023/04/05。

⁴ 財政部公益彩券監理委員會組成辦法第 3 條第 1 項：「公益彩券盈餘之分配，應以百分之四十五供國民年金、百分之五供全民健康保險準備、百分之五十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社會福利支出之用，並不得充抵依財政收支劃分法已分配及補助之社會福利經費。」

⁵ 胡其瑞，〈愛國獎券與近代台灣社會〉，《政大史粹》，4（臺北，2002.07），55-88。

⁶ 〈愛國獎券今日發售 特獎獨得二十萬元 本月卅日在中山堂開獎〉，《中央日報》（臺北市），1950 年 4 月 11 日，四版。

⁷ 〈愛國獎券盈餘 發行迄今七千餘萬〉，《中央日報》（臺北市），1952 年 8 月 22 日，三版。

「大家樂」是 1980 年代台灣民間興起的非法博弈遊戲，以依附在每期愛國獎券開獎的第八獎為兌獎依據，因為只需要簽賭兩碼，比愛國獎券的中獎機率要高上不少，再加上獎金金額較同價位的愛國獎券高，在台灣民間流傳甚廣。大家樂具體的興起時間難以查證，聯合報於 1986 年發行的一份報紙指稱，這類非法彩券約在 1980 年的萬華興起，一期有 00 到 99 共一百個號碼可選，每個號碼賣 100 元，莊家的利潤約莫在一成左右。⁸1984 年起的報紙開始有零星幾則關於地下非法彩券的報導⁹，大多為強調官方當局應重視取締¹⁰，或者是遭到逮捕的販售商¹¹，這些報導中提及的地點多為萬華，跟兩年後大家樂以台中最為昌盛的景況截然不同；有資深的獎券業者表示，大家樂雖然發源於台北市龍山寺附近獎券行，但台北警方也抓得最早，大家樂因此南下，至台中地區流行¹²。

「……我記得多年以前，好像也發現過同樣事例，經過警方一、二次認真的取締，迅即救平了。此次當然也是一樣的結果，並不足為慮。……愛國獎券具有悠久的歷史及業績，現在被批評為中獎率不大，政府盈餘太高；值得加以檢討了。愛國獎券發行的目的，似可從財政轉變為迎合國人心理了；使獎額增多、獎金提高，讓購買者有大為增加的中獎機會。……」¹³

可以看出，省政府並不認為這類地下的非法彩券會威脅到愛國獎券。甚至在隔年年初時，公布春節期間的一○八六期愛國獎券將增設為十聯，並提高每聯獎金至一千萬元¹⁴，噱頭十足。獎券商也同樣期待這期的獎券發售，比起前一年

⁸ 〈獎券商 怕曝光 大家樂 小縮水〉，《聯合報》（臺北市），1986 年 3 月 15 日，7 版。

⁹ 〈獎券行升級了？私自發行彩券加惠熟客人 獎額是愛國獎券的七倍半〉，《經濟日報》（臺北市），1984 年 7 月 23 日，十版。

¹⁰ 〈晨間漫步 地下彩券星星之火正燎原〉，《經濟日報》（臺北市），1984 年 8 月 8 日，九版。

¹¹ 〈涉嫌販賣非法彩券 每張三百中獎九千 大福獎券行被移送法辦〉，《聯合報》（臺北市），1984 年 10 月 2 日，五版。

¹² 〈預測「貳尾」三組號碼·真準？「神堂」「研究社」大發利市 警方開始向大家樂推波助瀾者開刀〉，《經濟日報》（臺北市），1986 年 7 月 30 日，十版。

¹³ 〈晨間漫步 地下彩券星星之火正燎原〉，《經濟日報》（臺北市）。

¹⁴ 〈春節一期愛國獎券 第一特獎獎額一億〉，《民生報》（臺北市），1985 年 1 月 17 日，六版。

的春節，這次甚至在十天前就到台銀獎券科外等待批發獎券¹⁵。

一〇八六期愛國獎券最終以每張十五聯為單位發售，增發兩百萬、共計三百萬張獎券，以一億五千萬元的獎金總額號召民眾購買。¹⁶獎券發售日當天，各地彩券行湧現人潮，門庭若市的景象足以見得一億五千萬元的誘惑¹⁷。然而，過高的獎金也引發朝野各界的反彈。瞿海源是當時《民生報》的主筆，即撰文表示：

「愛國的有效方式很多，以賭博意味的獎券來『愛國』問題很大。一般人沒中獎時才會說『愛國去了』，這對於尊貴的愛國情操毋寧是極大的汙蔑。換言之，我們可以肯定買獎券可能是為了想發財，可能是為了拗不過老弱婦孺的糾纏，也可能是為了其他原因，但極少可能是為了『愛國』。」¹⁸

愛國獎券的「愛國」與否，在一億五千萬的發財機會面前，到底成為了一個假議題。監察院的財政委員會在13日開會討論愛國獎券的存續與否¹⁹，當中，愛國獎券「名實不符」、助長投機心理等問題也被提出²⁰。然而，行政院對此的答覆是「維持現狀」——愛券發行多年早已兼具財政、社會政策等多元功能，以免因更名導致發行績效不佳²¹。

「績效不佳」的問題很快就被財政廳反駁。愛券一年的收入僅占省府年度

¹⁵ 〈又見長龍排隊買愛券 十天十夜準備撐到底〉，《聯合報》（臺北市），1985年2月5日，三版。

¹⁶ 〈春節愛國獎券增加五聯〉，《聯合報》（臺北市），1985年2月6日，三版。

¹⁷ 〈人人爭發愛國財！南市獎券行大賺錢〉，《民生報》（臺北市），1985年2月14日，十版。

¹⁸ 〈《民生論壇》 愛國獎券到了該引退的時候了〉，《民生報》（臺北市），1985年2月15日，三版。

¹⁹ 〈監院對發行愛國獎券 意見分歧下次會再議〉，《經濟日報》（臺北市），1985年2月14日，十版。

²⁰ 〈監院對發行愛國獎券 意見分歧下次會再議〉：吳大宇認為，愛國獎券發行名實不符，其盈餘運用既作為台灣省的福利和衛生支出，就應改為福利獎券，而且一個月發行三次，發行費用太高，獎額低，也需要改進。劉耀西則表示政府發行獎券，有助長投機僥倖的心理，只花一百元買一聯就可中獎一千萬元，這對社會風氣有不良影響，由政府發行獎券似乎不是合適的作法。

²¹ 〈愛國獎券·不改名 中獎率·可再研究〉，《經濟日報》（臺北市），1985年2月17日，十版。

預算的百分之〇・〇二左右，跟整體比起來只是九牛一毛，何來績效之談？財政廳認為因這一點收入導致整個社會陷入賭博投機的不佳風氣，似乎頗為不值²²。

由此可見，愛券在停辦前兩年，已有許多關於「愛券是否停辦」的討論，而後世聞名的「大家樂」尚未顯露頭角。此時的問題更在於愛國獎券——這個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公辦博弈，在經濟比起四十年前已有明顯好轉的1980年代，究竟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

跟「愛國獎券」相關的研究，有劉葦卿分析愛國獎券各期圖像與元素，依時期將圖像演變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反共復國、復興中華文化、發揚儒家精神、多元文化，可以發現愛國獎券之圖像具有濃厚的時代特殊意涵²³。周雨詩同樣以圖像為重，探源獎券上圖像之人物故事所代表及傳遞給民眾的意涵²⁴。楊保羅則著有〈風險性偏好與愛國獎券購買行為〉一文，探討歷年來愛國獎券其獎金與販售金額和民眾購買意願之間關係之數據化分析²⁵。而胡其瑞所撰之《愛國獎券與近代台灣社會》則以較為全面性的觀點，針對「愛國獎券對台灣社會造成的影響」一問進行回答²⁶。綜上所述，縱在愛國獎券上有多方學者的論述，卻少有討論愛國獎券之「愛國」心理與彩券之「投機」心理兩者所產生的衝突，以及誕生於戰爭的背景又對「愛國」的型態塑造造成何種影響。

然而，這些研究裡面，針對「大家樂」與「愛國獎券」之間的比較、民間政府的看法、1980年代初期到愛國獎券停辦這段期間的變化——卻是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說略有缺乏。

故筆者在接下來的章節裡，將就「愛國獎券」誕生的背景先進行討論，說明其與愛國公債的關聯，確定其與戰爭時代千絲萬縷的關係；再就1985年間興起的「愛國獎券存廢問題」進行更深入的解讀，並且在下一章節討論，這階

²² 〈愛國獎券有意改名不換性 重建形象將撥社會福利金〉，《民生報》（臺北市），1985年3月6日，一版。

²³ 劉葦卿，《台灣人的發財美夢——愛國獎券》（臺北市：台灣書房，2008），71。

²⁴ 周雨詩，《愛國獎券圖案故事探源》（臺北縣：漢欣文化，1997）。

²⁵ 楊保羅，〈風險性偏好與愛國獎券購買行為〉（淡水：私立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管理經濟組碩士論文，1985）。

²⁶ 胡其瑞，〈愛國獎券與近代台灣社會〉。

段的論戰與 1986、87 年因為「大家樂」的興起所導致的又一次「愛國獎券存廢問題」相當迥異，但許多後世探討愛國獎券停辦的研究文章，通常都只把原因歸咎在大家樂的出現，而忽略了早在 85 年政府與民間就對停辦愛券這件事早有爭議。

後續章節，筆者會從大家樂導致的社會現象、愛國獎券的消失到公益獎券的誕生，探討三者之間的關聯，與各方對此的反應；最後總結各個章節的重點，試圖回答筆者最初提出的問題：愛國獎券，民眾買的究竟是「愛國」，還是「獎券」？

二、 戰火下誕生的愛國公債與愛國獎券

1949 年 11 月 17 日，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電請重慶中央政府，表示臺省民眾皆力支持中央以愛國公債籌募軍公戡亂之用，以墊付中央在台之軍公用款。中央的回覆如下：

台灣省政府陳主席辭修兄 勛鑒

查 愛國公債貴者配募債額，前經本院行知貴府在案，是項配關係戡亂軍事，至為重大，台灣受日本侵略壓迫四十餘年，台胞飽受痛苦，歸還祖國懷抱之後，對於祖國之獨立富強倍極關切，年來吾兄主持台正多方府為台胞擁護政府之忱日趨熱烈，對於所配債額定能踴躍認購支持戡亂以保國家之獨立完整。又內地移寓台灣人士，經濟上多較充裕，在台安居，無內地匪患侵擾之慮，對於國家庇護之德政尤應多所捐購，以符權利義務平等之旨況，在今日台灣為我國復興基地、剿匪戡亂之司令台，愛國公債籌募情形如何實為各省市觀感所繫，而具有示範作用，關係至為重要，希對台胞及移寓台灣人是擴大宣導、切實配募。務期將配額募足，俾資改善財政狀況，支持剿匪軍事，爭取最後勝利，至深企幸弟閻錫山渝債籌戍江印²⁷。

從上述的文字可知，在當時的國民政府眼中，認購愛國債券是一件「支持戡亂以保國家之獨立完整」的事情，至為重要，並且也是「符合權利義務平等」的義務事項。

然而，就算利用各種方式令台灣民眾認購債券，成效依然不彰，無法達到國民政府所要求的「九千萬元」，僅收到了三分之一，也就是三千萬。台灣省政府敘述此次應募工作「最為困難之點在於有財力之人士率多未能解囊，且多直接拒絕認購，對人心影響甚大」。故省政府思考之後，決定擬定「台灣省愛

²⁷ 「電請以配募愛國公債撥為墊付中央在台軍公用款」（1949-11-17），〈關於公債（0038/262.1/1/1）〉，《臺灣省級機關》，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件：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號：0042621007618007。

國獎券發行辦法草案」，其目的在將發售獎券所得款項，除給獎之開支外，其餘全部購買愛國公債，並將債票捐獻中央，略以彌補本省愛國公債配額款籌募之不足。²⁸

如此，可見愛國獎券的發行與愛國債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若非國共內戰導致國民政府窮兵黷武，愛國債券的配額就不會令台灣省政府倍感壓力；若非愛國債券的配額甚高，令台灣省政府在認購一路上滯澀難行，也不會轉念擬定愛國獎券的草案，冀望能藉此募得足夠的款項以支出中央。

²⁸ 「擬訂台灣省愛國獎券辦法謹祈核示由」(1950-04-01)，〈愛國獎券(0039/262.1/4/3)〉，《臺灣省級機關》，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件：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號：0042621012237002。

三、「不愛國」的「獎券」與「愛獎券」的「國家」

（一）全民瘋狂的「一億五千萬」

1985 年年初，無論是國民儲蓄獎券，還是愛國獎券，都不約而同的決定在春節時增發獎券。根據經驗，春節時民眾對於獎券的需求更高²⁹。筆者過去家裡經營彩券行時，春節時的銷售量也是平日的好幾倍。故除了增發以外，1985 年春節的一〇八六期獎券，成了有史以來最高獎額的一期³⁰。此舉一出，立刻造成獎券商的搶購熱潮——獎券批售日在 2 月 13 日，眾多獎券商在 1 月底就到台銀獎券科外蹲守排隊，等著批發春節獎券。此種現象甚至令當時的省主席邱創煥指名要台銀解決此問題³¹。

台銀連夜開會討論後，決定增發彩券。至此，時值春節的一〇八六期獎券總共發售三百萬張，是平時一般期數發行量的五倍之多。然而，即便一億五千萬的第一特獎總獎額確實是聲勢浩大，台銀將總共十五聯的獎券分成五聯一組，分別在北、中、南等分行批售，以避免同號的十五聯獎券遭一人買走，獨得一億五千萬元³²。

《民生報》有記載發售當日的盛況：

值得一提的，昨天許多爭購獎券的市民中，有些根本平常沒有買獎券的習慣，但經不起高額獎金的誘惑，紛紛趕往獎券行花個五百至一千元買幾張賭一賭自己的運氣。³³

²⁹ 〈春節·大獎！儲蓄券增發一組八億元 愛券最高獎每聯千萬元〉，《經濟日報》（臺北市），1985 年 1 月 3 日，三版。

³⁰ 此報發行時一〇八六期還未再增發五聯，後確定獎額時一〇八六期愛券共發行十五聯三百萬張，獎金總額高達一億五千萬。但其未增發時就已是史以來獎額最高的一期。〈春節一期愛國獎券 第一特獎獎額一億〉，《民生報》（臺北市），1985 年 1 月 17 日，六版。

³¹ 〈春節愛國獎券增加五聯〉，《聯合報》（臺北市），1985 年 2 月 6 日，三版。

³² 〈三聯愛券分散出售 一億五千萬好夢可圓？〉，《民生報》（臺北市），1985 年 2 月 9 日，一版。

³³ 〈人人爭發愛國財！南市獎券行大賺錢〉，《民生報》（臺北市），1985 年 2 月 14 日，十版。

據此，連平時沒有購買彩券習慣的民眾，也願意買張彩券碰碰運氣，足以見得一億五千萬元的誘惑之大。而全台為此瘋狂的景象，也導致了各地紛紛出現不滿聲浪。

（二）獎券的價值

「全民瘋獎券」可以說是一九八五年春節的縮影。價值一億五千萬的愛國獎券除了掀起賭博的熱潮外，也引起了許多人士的擔憂。

獎券只有在事後開獎後才有其價值。在公布中獎號碼前，獎券也不過是一張普通的、印有油墨的紙張。而購買這個需要過一段時間才知道其價值與否的紙張，無非是認為它有可能會成為比購買當下價值更高的中獎獎券。

說這是種賭博心理當然無可厚非，而公辦彩券的確是一場政府當莊家，人民當閒家的賭博遊戲。可是，當這個賭博遊戲成為社會的主流風潮時，不免會發生不少問題。

發行三日後，《民生報》即發出一篇報導，認為政府不應鼓勵所謂的「不能預期獲償」，其中針對「買獎券」的行為作出解釋：

買獎券是一種「有機會、沒把握」的行為，人們為什麼喜歡從事這種行為，用心理學上的詞彙來說，稱為受到「不能預期獲償心理」的引誘，這種引誘鼓勵人們去做某一種行為，譬如買獎券，就有機會——即使是概率極小的機會——獲得很大的獎賞，……「不能預期獲償」從實驗中發現，比「能夠預期獲償」還要具有魅力、還要引人入迷；而「獲償」的賞額愈大，愈能夠鼓勵人們參與「冒險」。³⁴

「不能預期獲償」是獎券的迷人之處，然而，不免有鼓勵賭博之嫌，尤其是越來越高的獎額，又為愛國獎券的存在意義增添不少疑問。從初發行第一期的第一特獎二十萬元，到一〇八六期第一特獎總額的一億五千萬，當中差距可達七百五十倍，不可謂之不大。

³⁴ 〈《民生論壇》不宜鼓勵「不能預期獲償」〉，《民生報》（臺北市），1985年2月16日，三版。

愛國獎券最為人詬病的即是它的「賭博」性質，相對來說，政府所發行的「儲蓄券」就不同，它的主要功能在於「儲蓄」，而不是像獎券一樣，買下的紙片若是沒有中獎，即是廢紙一枚。重點在於，發行單位不應利用購券人之自願忍受損失心態，而自獎券發行中謀求收益³⁵。

而一九八五年春節的景象，無疑等同於政府贊成並且十分支持愛券當中的「賭博」性質，並且以此為基礎，建構出更加吸引人的意象，激發民眾的賭博欲望。

至此，我們可以得知，獎券究竟代表了什麼？至少發行初期明面上是為了「籌措復國軍費」，然而，到了 1985 年這個時間點，愛國獎券對於政府的意義真是如此嗎？恐怕得打上一個問號。

而在獎券發行當天，監察院的財政委員會也針對愛國獎券繼續發行與否及盈餘運用方式進行開會討論，最後決定將盈餘全數作為社會福利基金運用³⁶。

³⁵ 〈《社論》從獎券到儲蓄券——社會福利與社會公平觀的例證〉，《聯合報》（臺北市），1985 年 4 月 16 日，二版。

³⁶ 〈發行愛國獎券全部盈餘 下年度起移作社福經費 新型支票缺點 財廳建議改進〉，《聯合報》（臺北市），1985 年 4 月 10 日，聯合報，二版。

四、 大家樂所造成的社會現象

1986年3月，一則報導指出，台北萬華開始有獎券商兼做「大家樂」的生意，每期只要做二十到三十組的大家樂，就等同於賣出兩、三千張愛國獎券，實在有利可圖³⁷。同時，愛國獎券的生意也逐漸轉淡，許多獎券商低價出售賣不去的獎券，或是減少向台銀批購的數量。不過，台銀對此卻持樂觀態度，認為銷售低迷與日漸盛行的大家樂無關。

不過，台銀說，愛國獎券是合法獎券，顧客相當穩定，所以受大家樂的影響不大。……愛國獎券銷售有季節循環，春節是高峰，清明節前後一向為淡季，所以一一二六期賣了七十三萬多張³⁸，應是正常現象。³⁹

對社會愈漸熾烈的賭風，學界許多教授出聲，盼大眾能回心轉意。台大數學系的姚景星教授便指出，中獎率高低應以中獎人付出的總成本計算才合理。然而，對於賭徒來說，這類呼籲並無效用。楊維哲教授即表示，大家樂的風潮是社會的心態問題，並非讓大眾知道科學上的統計數據就能有效遏止⁴⁰。為了因應此現象，省府愛券委員會對愛券發行辦法進行多次修正。

（一）對民生的影響

1. 打不通的電話

大家樂最猖獗的地點在台中。每到愛國獎券的開獎日（五、十五、二十五），附近區域的話務量都會來到高峰期，甚至有超載、癱瘓的可能。惟因大家樂的莊家送話對象分散，再加上各地區電話用戶送話的不固定，儘管電信局對此進

³⁷ 〈獎券商 怕曝光 大家樂 小縮水〉，《聯合報》。

³⁸ 愛國獎券的平均銷售數量通常在八十萬張上下。

³⁹ 〈「大家樂」愈玩愈熱 愛國獎券生意轉淡 台銀表示現為淡季正常現象〉，《聯合報》（臺北），1986年4月6日，五版。

⁴⁰ 〈防堵大家樂 要採心理戰 最好辦法增加獎券小獎〉，《聯合報》（臺北），1986年4月7日，五版。

行密切觀察，卻還是難以排除此問題⁴¹。甚至，有台中豐原地區電信局機房發生故障，卻被誤以為是愛券開獎日⁴²。由此可見，「停話」與「開獎」兩者已經被視為一體，成為一種社會的經驗現象。

2. 上漲的工資

八月的《民生論壇》區分參加大家樂的三種人之動機，其中，又以第三種最為需要擔心：

把「大家樂」當作翻身踏板的人。這種人以中下階層居多，他們往往勤奮工作，但發覺無論怎麼賣命，都無法出人頭地，於是把希望寄託在「僥倖」的機會上，大作發財夢，希望一賭而中，翻身進入富豪之列。這種人玩「大家樂」極為認真，也容易沈迷。於是經營二、三十年的攤販為此收攤者有之，傾家蕩產而搗毀神像者有之，一再「槓龜」而搶銀樓者有之，這些人確實已陷入瘋狂狀態了。⁴³

此處提到的「第三種人」，也就是中下階層民眾，在中部的許多工廠確有發生上述文中提到的現象。因為大家樂的盛行，其高昂的獎金及較高的中獎率，令領著死薪水的工人紛紛投入賭博；其中，又可以分成兩種類型：

I. 賭贏大家樂，看不起工廠的薪水。

II. 工廠薪水彌補不了賭資，辭職專心玩大家樂，以達翻本。

就算非開獎日，工廠的工人也無心上工，甚至許多人都為了買大家樂，而擅離工作崗位，導致工廠難以湊足人手⁴⁴——若只有一間工廠如此，尚不足以

⁴¹ 〈「大家樂」·電話不樂 每逢開獎日·此「話」不通電信局很同情用戶·愛莫能助〉，《經濟日報》（臺北市），1986年8月15日，十版。

⁴² 〈大家樂外一章 機房機器故障停話 用戶誤為愛券開獎〉，《聯合報》（臺北市），1986年7月31日，六版，中縣版。

⁴³ 〈《民生論壇》「大家樂」旋風隱藏的社會危機〉，《民生報》（臺北市），1986年8月3日，三版。

⁴⁴ 〈「大家樂」成了「大家狂」中部許多工人無心工作 工廠覓工無人.工資節節上漲.幅度

造成嚴重的生產停滯，然，這種「工廠無工」的情況已然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工廠連連調漲五倍薪水，都不足以全盤挽回，可見其影響之鉅。

3. 落難土地神和墳塚寶地

為了求得「明牌」，許多賭徒會去廟宇擲筊、求神明指示號碼。中南部便有廟宇主持因為興建廟宇的經費不足，以廟宇名義下注大家樂，贏了兩千萬元；然，當其他村民想效仿時，卻再沒有「神助」，將賭資全數輸光⁴⁵。

這類現象屢見不鮮，部分賭徒因為求助神明，卻沒有中獎，有時候會蓄意報復。如彰化員林有一土地公廟（現大東門天龍宮），裡面九尊土地公遭到大家樂賭徒蓄意破壞、丟棄，部分神像斷手、斷頭⁴⁶；台中北屯則有大家樂賭徒被關公「託夢」前往雲林西螺打撈受難神像，一無所獲⁴⁷。

除了求助神明之外，也有求助孤魂野鬼的賭徒，比如彰化一處「七墳墓」，賭徒認為越是孤墳荒塚，就越是靈驗。如此，令七墳墳塚一時之間聲名大噪，成為大家樂的「聖地」⁴⁸。

（二）愛國獎券的過氣？

1986 年的愛國獎券，不復前一年春節的風光，反而是一直被拿來與大家樂比較。這被歸咎於大家樂的盛行，而愛券的銷售量也節節敗退。台銀台中分行的營業課認為，春節後營業額已經有明顯滑落：

台中分行分銷愛國獎券三十六年來，業績始終穩定成長，但最近一年來業績已明顯滑落，尤其從今年二月以後每期逐次下降約三

已逾 5 成》，《經濟日報》（臺北市），1986 年 6 月 21 日，十版。

⁴⁵ 〈大家樂歪風·吹襲城鄉 變色的小鎮·面目已非 各地怪譚連連·為害尤勝韋恩〉，《聯合報》（臺北市），1986 年 9 月 7 日，五版。

⁴⁶ 〈大家樂吹進天龍宮 土地公落難排水溝 九尊神像·狼狽不堪 賭徒出氣·信徒傷心〉，《聯合報》（臺北市），1986 年 6 月 26 日，五版。

⁴⁷ 〈大家樂賭案·法院擬例稿 套公式不盡適用 寫判文苦了推事 濟公託夢尋神像·溪畔賭徒幹傻事〉，《聯合報》（臺北市），1986 年 8 月 15 日，七版，雲嘉南綜合版。

⁴⁸ 〈專題快報 「樂」迷如痴·四處探聽求財路 「七墳」孤墳·轉眼竟成尋寶窟〉，《民生報》（臺北市），1986 年 7 月 4 日，十版。

千張到五千張，到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期已從原每期平均的十萬餘張，滑落到五萬三千張，今天售出的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期，更一下就跌落一萬張。⁴⁹

這種滯銷狀況，在一段時間內都沒有改善，儘管六月下旬的愛券發行辦法再次修改，提高獎金比例，一一三五期的愛券銷售數也只是「略有」回升，甚至該期還被外界謠傳搖獎作弊⁵⁰，諸如電腦預測、號碼球灌鉛、搖獎小組開獎重搖等，這類謠傳越傳越廣，最後令台銀獎券科不得不出面解釋⁵¹。

這也造成了下一期愛國獎券開獎日當天，有一千多名大家樂彩迷到場參觀二獎⁵²的開獎，現場的氣氛在這篇報導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五點零三分，第一個三獎號碼首先被搖出，現場立即出現一陣騷動，密密麻麻的人群中開始吵雜起來，接著運著幾個獎都是搖到四獎，令引頸企盼的都「挨聲」嘆息了一下。二十分鐘在緊張的氣氛中很快的過去，台下觀戰的群眾似乎有些不耐煩了，據悉，這些千餘位趕來看開獎的，八成都是大家樂迷，祇關心著二獎，難怪對其他各獎毫無興趣。

到了五點二十一分，開獎機的甲機搖出二獎，現場馬上激動起立，很多坐在後排的群眾，都趕快站起來，後面的更是人頭鑽動，當最後二個字還沒有開出時，全場的人齊聲喊著「九、九、九」，結果第一個二獎七三〇一九九，後二個數字果然是「九九」，當場不知樂了多少人，議論紛紛、開懷而笑的到處可見。.....五點三十四分，第一特獎六〇五六〇七被搖出，但是全場的反應出奇的冷淡，似乎沒有中第一特獎應有的喜悅與歡動。到了五點四十二分，最後一個二獎開出，此時全場情緒到了最高潮，大家忙著往外衝，電梯、樓梯擠滿了人群，附近的公用電話一時成為搶手

⁴⁹ 〈愛券銷售量跌停板〉，《民生報》(台北市)，1986年5月25日，6版。

⁵⁰ 〈「發財」仍是最好的「夢想」 愛國獎券新法首次發行銷售略有回升 「大家樂」魅力未減 中部廟宇 籤詩暢銷〉，《經濟日報》，1986年6月26日，十版。

⁵¹ 〈大家樂·暈了頭 愛券開獎揩黑鍋 搖獎可操縱·空穴來風 號碼球灌鉛·胡說亂道〉，《經濟日報》(台北市)，1986年7月9日，十版。

⁵² 此時因為愛國獎券發行辦法修改，大家樂兌獎依據並非為過去的八獎，而是二獎。

貨，許多人搶先打電話去報喜。

沒有一會兒的功夫，開獎現場已剩下沒多少人，五點五十分，結

束了整個開獎。⁵³

到了八月，因為韋恩颱風的肆虐，一一四〇期愛國獎券的銷量銳減，相對於六十萬張的基本發售量，實銷數僅有五十三萬一千七百張。然而，與慘澹的銷量相反，開獎日當天的現場卻擠得水洩不通⁵⁴。箇中原因，興許是因為上一期的愛券第一特獎末三碼為「七七七」，與農曆七月的乞巧節相對，令很多賭徒贏了不少錢。故，此次韋恩颱風的來襲，反而被視為一種簽賭的徵兆，甚至連八二三炮戰的日期也成為時下熱門號碼之一⁵⁵。對此，鵝湖日報的創辦者王邦雄寫了一篇文章，痛斥這種現象「豈止是迷信消極，根本就是墮落的行為」，認為將社會上眾多資金投向賭博是一件不事生產、不利於市場的行為，而愛國獎券就算以「愛國」為名，也無法掩蓋其「賭博」的本質⁵⁶。

大家樂的風光逐漸壓過了在台灣風靡近三十六年的愛國獎券，儘管無法找到確切大家樂的銷售數據，卻可以證實愛國獎券的表現已不如往日。

下表是愛國獎券在台灣銷售量與盈餘的對照：

表一 台灣省愛國獎券發行銷售及合計收入盈餘情形對照表（單位：千元）

年度	愛國獎券銷售情形		愛國獎券發行收入		
	售出數（聯）	銷售金額	盈餘	逾期未領獎金	合計
1950	4,365,540	21,205	12,206	235	12,441
1960	25,056,042	112,752	50,810	7,066	57,876
1970	70,118,030	330,472	158,391	14,383	172,774
1980	159,866,760	2,877,602	1,338,036	94,214	1,432,250

⁵³ 〈愛券開獎被大家樂「掩埋」了 遊覽車載來各地大家樂迷專程北上看開獎 開獎過程高潮迭起・「瘋」迷現場千餘人潮〉，《經濟日報》（台北市），1986年7月16日，十版。

⁵⁴ 〈颱風沒吹走「大家樂」的賭興 昨天開獎更見瘋狂景況 愛國獎券雪上加霜・銷量每下愈況〉，《經濟日報》（台北市），1986年8月26日，十版。

⁵⁵ 〈賭徒迷戀大家樂 有人發了颱風財 八二三砲戰・頭獎落空 颱風來襲日・二獎中的〉，《聯合報》（台北市），1986年8月26日，五版。

⁵⁶ 〈「大家樂」的災情更甚於韋恩颱風〉，《鵝湖月刊》，136（臺北縣，1986.10），0。

1985	241,833,280	11,557,498	4,792,827	242,416	5,035,243
1986	197,462,600	9,546,867	4,534,020	236,427	4,770,447
1987	182,892,100	8,230,145	2,173,386	241,970	2,415,536

表格出處：胡其瑞，〈愛國獎券與近代台灣社會〉，《政大史粹》，4(臺北，2002.07)，頁 55-88。

資料來源：林瑞麗，廖節惠，趙春美編，《台灣銀行五十年》，頁 427。

*1950 年僅發行 4-12 月。

由上述的表格可知，愛國獎券從發行伊始，在台灣一直以來皆是穩步發展，直到 1986 年打破了這個平衡，開始劇烈下滑，這之中有很大的原因在於，大家樂的流行搶占了賭博的市場，並且迅速對愛國獎券造成排擠。

不過，這個現象在 1987 年初，因為愛國獎券發行條例的修改而有了轉機。

五、 愛國獎券的末日

（一）政府的態度及改革

早在 1985 年，就有人提出「愛券」對政府的形象影響不佳，前文也有提到；當然，政府也有對這些聲音做出回應，無論是因為想要「改變形象」，抑或是想要向大家樂「回擊」，1985 年起陸續有許多針對愛券發行條例的改革，只不過效果不一，甚至絕大多數到最後都是造成反效果。

1986 年四月，為了防止大家樂賭風蔓延，財政廳計畫將愛國獎券第八獎中獎號碼從三組增加為五組，並且將獎額由兩百元調降為一百元。這是為了讓大家樂的兌獎方式變得更複雜，儘管兌獎號碼增加，獎額卻變少，希望能遏止大家樂的賭風⁵⁷。儘管遭到省府委員會議駁回，過了一個禮拜後，省府通過了這個提案，未調降八獎獎金，卻調降了頭獎至四獎的獎金⁵⁸，示意如下：

表二 第一一三二期愛國獎券發行獎金及組數對照表（單位：新台幣）

獎別	獎金數		組數	
	修改前	修改後	修改前	修改後
頭獎	一百萬	五十萬	一個	一個
二獎	五十萬	十萬	一個	一個
三獎	十萬	五萬	十五個	十五個
四獎	五萬	兩萬	二十五個	二十五個
五獎	一萬	一萬	七組四十二個	七組四十二個
六獎	兩千	兩千	六組三百六十個	六組三百六十個
七獎	四百	四百	五組三千個	五組三千個
八獎	二百	二百	三組一萬八千個	五組三萬個

⁵⁷ 〈增加愛券整貨獎中獎組數 「大家樂」賭徒覺得更「樂」 財廳所提臨改進方案 省府委員昨予否決〉，《民生報》（臺北市），1986 年 4 月 8 日，六版。

⁵⁸ 〈愛國獎券發行給獎辦法，應有新穎的取締方式，以取締大家樂〉，台灣省議會史料總庫，《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公報》，典藏號 003-08-01OA-57-6-3-01-00386。

資料來源：〈省府通過修正愛券發行要點 第八獎決再增加兩組 頭獎至四獎獎金大幅降低 中獎機率提高〉，《民生報》(臺北市)，1986年4月15日，六版。

然而，針對這項修法，絕大多數的人都是抱持著負面的看法，果不其然，修法後第一期銷售量驟降⁵⁹，省府決定其實施三期(一個月)後，即宣告失效。新的給獎方式決定將眾多大家樂賭徒選擇兌獎的八獎取消，另設只對末尾一字的普獎，其餘獎項金額又再行調整⁶⁰。新的給獎方式特色如下：

1. 第一特獎的金額較高
2. 取消八獎，增設普獎
3. 部分獎額增加或減少

這個給獎方法，能夠將中獎率原先的五·五七%，提高到十·五八%。這也昭告了省府對於愛國獎券的堅持——省主席邱創煥即在質詢時指出，賭博方式百百種，大家樂也不會因為少了愛國獎券而找不到東西可賭，把第八獎取消是為了讓大家樂在愛國獎券上無所依循⁶¹。

果真，在實施新法不久後，大家樂市場確實沒有以往的熱絡，因為新的對獎方式尚未統一，大多數賭徒不是抱持觀望的態度，就是感到茫然和無所適從，少有大家樂業者能夠將交易額提高到三成半以上⁶²，反觀愛國獎券的購買率較前幾期有所回升⁶³，可以推測有可能是部分大家樂賭徒將目標轉移到愛國獎券

⁵⁹ 〈愛券銷售量跌停板〉，《民生報》(臺北市)，1986年5月25日，六版。

⁶⁰ 〈愛國獎券力挽頹勢 取消八獎增設普獎 第一特獎每聯四百萬元〉，《聯合報》(臺北市)，1986年5月23日，三版。

⁶¹ 〈消滅「大家樂」不因噎廢食 邱創煥說絕不取消愛券〉，《經濟日報》(臺北市)，1986年6月10日，十版。

⁶² 〈賭迷尚未適應新對獎方式 「大家樂」趨冷卻〉，《民生報》(臺北市)，1986年6月24日，十版。

⁶³ 〈獎券迷回心轉意 購買率略有回升〉，《經濟日報》(臺北市)，1986年6月24日，十版。

上。

為了更進一步防堵大家樂，省府針對全省的公教人員發出禁令，若有查獲參與大家樂等賭博行為，將會移送法辦嚴懲⁶⁴。此舉不能說無用，卻被評價為「避重就輕」⁶⁵——前述章節有提到，真正令大家樂形成影響社會巨大風潮的，並非軍公教這類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而是將發財希望寄託在大家樂的中下層階級民眾，因此，此舉是否能夠為防堵大家樂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恐怕尚顯不足。

省府因此成立了「愛國獎券改進小組」，針對愛國獎券的一系列事務進行即時控管及改善。大家樂業者也不甘示弱，各自組成委員以期團結同業行動，以「合法掩護非法」為主旨，以突破各種政府的改善措施⁶⁶。不久後的韋恩颱風也重創了愛國獎券的銷量，實銷的張數甚至只有五十三萬一千七百張，比前一期要減少了三萬多張⁶⁷。

從這個脈絡梳理下來，愛國獎券似乎就要敗在大家樂之下，然而，在隔年的年初，也就是1987年，愛國獎券卻贏來新的轉機，可以稱得上是「起死回生」。

（二）起死回生的愛國獎券

1987年二月，愛國獎券發行要點再度修改，此次修改後，對於愛國獎券獎金的支出比例被提高到了六十五%；隨之而來的，是終於再度突破六十萬關口的銷售量⁶⁸。

一一五三期的愛券銷售量達到了九十萬張⁶⁹，而一一五四期愛券則是九十九萬張，跟去年萎靡不振的愛券市場相較來說，可以說是今非昔比。去年年底

⁶⁴ 〈不准公教人員「大家樂」 省府說如被查獲要嚴懲〉，《經濟日報》（臺北市），1986年7月8日，十版。

⁶⁵ 〈《黑白集》 「大家樂」補談〉，《聯合報》（臺北市），1986年7月12日，五版。

⁶⁶ 〈簽購愛券·手法翻新〉，《經濟日報》（臺北市），1986年8月16日，十版。

⁶⁷ 〈颱風沒吹走「大家樂」的賭興 昨天開獎更見瘋狂景況 愛國獎券雪上加霜·銷量每下愈況〉，《經濟日報》（臺北市），1986年8月26日，十版。

⁶⁸ 〈愛券「捲土重來」 首日「開張大吉」 銷售數量已超過六十萬張〉，《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2月25日，十版。

⁶⁹ 〈愛券越賣越好 將破九十萬張〉，《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3月26日，三版。

政府為了遏止大家樂賭風，愛券因而變成一個月發行一次，這也導致了當時大台北地區的獎券行有將近五成左右倒閉。而今「復活」的愛券，則令這些倒閉商家如逢甘霖，紛紛如雨後春筍冒頭，甚至比過去全盛時期要多出一百餘家獎券行⁷⁰，這場愛券熱潮不斷延燒，一一五五期愛券在發售次日宣告售罄，而一一五六期又宛如重現了 1985 年春節的瘋狂光景，許多人在發售前即到台銀獎券科外排隊，甚至有人從台南遠道而來，一來就橫掃了七千張獎券⁷¹，此情此景，幾乎就只差說一聲「大家樂已死」，即能證實愛國獎券的完全復活了。

然而，好景不常，隨著時間過去，愛國獎券的盛極一時也只是曇花一現，隨著大家樂的賭風越來越猖獗，當局下令嚴加取締，卻頻頻有警察所賄的消息傳出，價碼幾乎是公開的行情⁷²。許多工廠針對愛國獎券的開獎日期也頗有微詞，希望能夠比照外國將開獎日改為假日，以避免員工無心工作，而每當開獎日電話也終日佔線，內外聯絡不便，對整座工廠的生產製程影響甚鉅⁷³。

更嚴重的是，大家樂的盛行，對整個台灣的經濟也有不小的影響。七十六會計年度愛國獎券的盈餘僅有二十六億元，比預算的五十億元少了二十三億多元，創下七十二年度以來的最低紀錄⁷⁴。

郵政總局的存簿儲金金額，也首次出現負成長。中途解約與不再續存的定期儲金金額高達四十億元，是平均紀錄的五倍，這類異常現象在大家樂股市的狂熱風潮之下，早已見怪不怪。

許局長指出，造成存簿儲金負成長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股市的熱潮，將郵政資金大量吸引過去……九月份中途解約及到期未續存的金額高達四十億元，比以往七、八億元的平均數，增加五倍之多。……上月底當愛國獎券開獎接近時，郵政儲金大量流出，支

⁷⁰ 〈愛券新辦法發行普受歡迎 獎券行「復活」近千家〉，《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 年 4 月 20 日，十版。

⁷¹ 〈購買愛券又見長龍〉，《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 年 4 月 25 日，十版。

⁷² 〈愛券開獎日 現象特別怪 警員換便衣四出埋伏 傳有索賄事影響風紀〉，《聯合報》（臺北市），1987 年 5 月 26 日，五版。

⁷³ 〈瘋狂大家樂·殃及生產力 王廠受不了·盼改開獎日〉，《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 年 8 月 6 日，三版。

⁷⁴ 〈「大家樂」威力真夠瞧！ 迫使愛國獎券盈餘收入 僅達到預算數的一半多〉，《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 年 8 月 7 日，二版。

出金額高達一百二十餘億元，總局留存的周轉金一時無法應付，臨時向銀行借調十億元，這也是郵局在一週內流出資金的最高紀錄……近半年來，因「大家樂」風行，每到愛券開獎前，資金便大量流出，必須總局支應，最初只有台中一帶，而今已是全省普遍的現象。匯出支應的金額，也從年初的二、三十億元，增加到上月的一百多億元。為了避免臨時支應不足，郵政總局現已不馬上轉存央行，並增加周轉金的金額，以免臨時向其他銀行告貸。

75

儘管省府有意將愛國獎券改為每月開獎一次，以遏止大家樂的歪風⁷⁶，最後卻因為眾多愛國獎券業者至行政院陳情，導致此舉並沒有實現⁷⁷，而是將開獎日移到每月的第二、四個星期日上午開獎⁷⁸。修改後的初次開獎日恰逢國慶連假，使民眾的消費意願升高，對現鈔的需求也高度增加：

據央行的統計，前（八）日的通貨發行額為三千二百七十億元，由於今、明兩日，分別是國慶日及星期假日，為連續假期，同時，愛國獎券更改開獎日，由每月十日、廿五日開獎改為每月第二、四個星期開獎以後，明（十一）日是首次改變開獎方式的第一天，民間「大家樂」簽賭也以明日愛國獎券開獎結果做為輸贏的依據，以致八、九兩日的通貨發行大量增加。據指出，由於民間簽賭「大家樂」是以現鈔為賭資，因此每逢愛國獎券開獎前後，金融機構提領的現鈔即急劇增加。⁷⁹

有趣的是，金融報導已經將「愛國獎券開獎」列入會影響資金利率的重要因素之一。「……預測本週，週三前短天期新台幣利率水準將因週日愛國獎券開獎，

⁷⁵ 〈股市「大家樂」吸走巨額游資 郵政儲金上月負成長 近十年來現象頭一遭〉，《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0月4日，二版。

⁷⁶ 〈加速淡化大家樂 愛券擬減為每月一次〉，《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9月7日，三版。

⁷⁷ 〈不「樂」！〉，《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9月8日，三版。

⁷⁸ 〈愛券開獎日決改變！下月起逢第二、四週日開獎〉，《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9月8日，七版。

⁷⁹ 〈連續假日又逢「大家樂」 通貨發行額昨再創高峰〉，《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10月10日，二版。

造成大家樂迷對資金的需求而上揚。但週三以後，資金陸續回籠，短期拆借回復到三%以下；長天期則維持不動，六個月期在三·八%左右。」⁸⁰

同時，台北市銀行的提款機也出了狀況。有報導指稱，11月7日，也就是愛國獎券開獎的前一天，因為有眾多大家樂簽賭者透過電話下注，市區電話佔線情況嚴重，導致透過電信局和主機連線的市銀提款機出現了減慢提款速度、離線等問題，令平時僅有百分之三點八的故障率上升到激進百分之百，只得臨櫃提款⁸¹；一部分又因為金庫的開放時間固定，提款機的工作增多，補鈔的機動性也因此大受限制。為了克服這些難關，市銀行儘管有對應措施，效果卻不大，只得呼籲民眾盡量避開周末提款⁸²。

至於愛券開獎日的更改，對各類產業也有衝擊，其中最大的當屬旅遊業。部分旅客會因為「損龜」取消行程，或是為了等待開獎而拖延離開時間⁸³；而各地風景區的遊客則普遍減少，許多餐飲業也因為這期愛券改為線上直播的方式開獎，導致上午的生意欠佳⁸⁴，遊覽車業、租車業的生意也受到衝擊，跌了三成左右的生意，客群從工廠包租，轉變為以救國團、學校出遊為主⁸⁵。

這類情況層出不窮，有獎券商向政府建議，如若改採「圖案」或「文字」作為兌獎依據，或許能夠緩和大家樂的熱潮⁸⁶，這個提議雖然被考慮，卻沒有通過；與此同時，針對是否應該開放大家樂⁸⁷、甚至於以「賽馬」取代整個國

⁸⁰ 〈一週匯價展望 台幣兌美元將繼續持平 銀行間交易上下約一分〉，《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10月25日，三版。

⁸¹ 〈大家樂熱線傳話 提款機幾乎停擺〉，《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1月11日，七版。

⁸² 〈週日開獎銀行更傷腦筋 自動付款機要補鈔又佔線.工作量加重〉，《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11月23日，七版。

⁸³ 〈樂迷股迷埋頭猛飆 旅遊業也喊吃不消〉，《民生報》（臺北市），1987年10月10日，六版。

⁸⁴ 〈愛券開獎日 冷清星期天 樂迷對獎忙 街頭車馬稀〉，《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0月12日，三版。

⁸⁵ 〈愛券開獎日 營業蕭條時 餐飲旅遊大家不樂 業者心聲值得重視〉，《民生報》（臺北市），1987年11月23日，十三版。

⁸⁶ 〈愛券對獎走向圖案化文字 獎券商獻策:對冷卻大家樂頗富創意 政院研考會及省財廳:願深入研究可行性〉，《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11月3日，七版。

⁸⁷ 〈大家樂·禁不了!開放吧? 監委主張化暗為明 明牌傳聞·促速澄清〉，《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1月12日，五版。

營賭博產業的討論⁸⁸，也持續延燒。

由上述幾點來看，「愛國獎券」就算不是導致此等亂象的直接元凶，它對於台灣的金融、社會、制度等方面皆有莫大的影響，也在解嚴後掀起了眾多討論，甚至被視為政府威權的延伸：政府嚴禁民間玩大家樂，自己卻發行愛國獎券，就算以愛國為名，還是無法改變愛國獎券「賭博」的本質。這樣看來，政府是否本身就是違法亂紀的製造者⁸⁹？

（三）停券之後

從十一月到十二月中，這些討論層出不窮，「是否應該停止發行愛國獎券」這個問題再度浮出水面。至十一月底，政府方的態度皆持「不應廢止愛國獎券」、「建議發行彩券」。這裡的「彩券」參照其他國家經驗，具體來說「怎麼發行」、「如何發行」並無太多著墨，但在近程措施卻寫得十分清楚⁹⁰：

1. 愛國獎券不宜廢止，但應酌予提高獎金支出比例及中獎頻率，並調整配獎類型及金額(得採少數大獎及多數小獎)，以提高吸引力。
2. 簡化愛國獎券對獎號碼，依排列組合方式作為各獎中獎號碼，以降低大家樂依附程度。
3. 改變愛國獎券開獎作業方式，強化公開與公正性，以減少民間對其可能發生外力操縱的疑慮，並消除不肖份子造謠與歛財。
4. 研究降低愛國獎券扣繳機會所得稅稅率。
5. 依法取締捏造「明牌」傳聞者。
6. 加強取締「組頭」。
7. 勸導並取締大眾傳播媒體刊登「明牌」廣告和渲染文字。
8. 依出版法相關法規，取締印製或散播簽詩、符咒等提供猜測

⁸⁸ 〈兩極對話 開放賭馬 贊成反對 見仁見智 贊成 為求安寧 不開放也罷〉，《民生報》(臺北市)，1987年11月16日，六版。

⁸⁹ 〈解嚴.不是不講法治 處境.絕非天下太平 俞院長籲大家共同維護社會秩序〉，《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0月3日，二版。

⁹⁰ 〈研考會完成「大家樂」研究報告 愛券不宜廢止 建議發行彩券〉，《民生報》(臺北市)，1987年11月28日，六版。

明牌者。

這個改善方式與過去曾提出過的相差無幾，具體實施後會收獲多大的效益，結果恐怕並不樂觀。因為就算政府採取提高獎額、降低所得稅等方式，買一張愛國獎券所帶來的潛藏利益，遠不足以與大家樂的高金額相比⁹¹。

那麼，對於大家樂，究竟該採取何種措施才行？

12月13日的《經濟日報》中，有一篇報導上記載了台股與美股的匯率走勢：

「……上週因例行性支出，且逢愛國獎券開獎，資金稍顯緊俏，唯利率並未明顯挺升，仍在百分之三點七五以下，而本週因例行性支出回籠至銀行體系，資金將呈現寬鬆局面，銀行間同業短期拆借，利率維持在百分之二點五至三點五之間，長天期則將維持在百分之三點七的水準。」⁹²

這段文字中提到了愛國獎券，代表其仍然對於台灣的流動資金走向具備十足的重要性，若是這個博弈事業能夠賺進外匯，尚且不能說是一件壞事，然而，當這項賭博產業是變相將自己國家的熱錢拋進一個看不見口的口袋中，是好是壞就只好說了。

15日，因為愛國獎券五連莊，儘管台銀總經理謝仁棟以「巧合」表示開獎過程絕對無人力介入⁹³，有關「重新搖獎」的猜測還是滿天飛，「省議員牌」、「台銀牌」等「明牌」眾口鑠金，使政府的公信力大幅下滑⁹⁴。就在這個當口，邱創煥也首次肯定「省府將認真研究，並儘速決定是否暫停發行愛國獎券」⁹⁵。

12月18日，省主席邱創煥宣布，愛國獎券將於下個月，也就是1988年

⁹¹ 〈「樂風」吹得人憔悴 何妨變革「大家」樂 學人建議以無號碼獎券替代愛券〉，《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12月5日，七版。

⁹² 〈匯價展望 央行有意遏阻熱錢 台幣續以大幅升值〉，《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3日，二版。

⁹³ 〈愛券 緊急煞車？省議員牌五連莊 熱門話題 暫停發行可行性 認真研究〉，《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5日，五版。

⁹⁴ 〈愛券拜拜了 大家還再樂嗎 利刃斬亂麻 明牌可以休矣 暫停發行近半數民眾贊成 遏止賭風樂迷多不以為然〉，《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9日，三版。

⁹⁵ 〈愛券 緊急煞車？省議員牌五連莊 熱門話題 暫停發行可行性 認真研究〉，《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5日，五版。

1月起暫停發行，這對台灣本島來說無疑是一記重磅炸彈⁹⁶，並且與不久前行政院研考會說的「即便廢止愛國獎券，大家樂也不會因此消失」的論點不符；再者，停止發行愛國獎券後，數以萬計依賴愛券維生的業者將如何是好？有些獎券商認為應於春節過後再停辦⁹⁷；瞿海源則是在宣布停止發行的隔天即接受訪問，認為這是一個正確停止愛券的時機：

「……停發愛國獎券，「大家樂」賭徒或許會另闢對獎依據，例如統一發票中獎號碼、軍人有獎儲蓄券，都可能作為依據，但都比不上愛國獎券的發行面及引人注意。沒有愛國獎券作為對獎依據，「大家樂」就算能在崩潰之後死灰復燃，要恢復過去全面狂賭的高潮，可能性就會大為降低，最多只是局部性的簽賭。」⁹⁸

其他的聲音，有認為愛國獎券是被大家樂「打敗」的⁹⁹，也有細數愛國獎券的發行歷史、對其進行緬懷的¹⁰⁰，也有將注意力放在之後可能會發行的「彩券」身上的¹⁰¹；有趣的是，這些文章裡面，沒有提到任何有關「愛國獎券」的「愛國」意涵，大多是基於現實層面的觀點去評論愛國獎券，並且與大家樂進行比較。從這方面看來，愛國獎券已經不可避免地與大家樂掛勾，這個僅僅發跡三、四年的地下賭博產業成功「扳倒」了發行三十八年的國營獎券。

宣布停券之後，最後一期的一一七一獎券成為炙手可熱的存在，許多獎券行門庭若市，銷售量比平時要多出一倍，甚至許多獎券商批購獎券的金額達到十萬元以上¹⁰²——這說是愛國獎券最後的輝煌也不為過。

⁹⁶ 〈「大家樂」事實已無法遏阻 研考會建議宜導禁兼施 可改進愛券辦法並發行各類彩券〉，《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11月28日，二版：「多數民眾認為減少或停止發行愛國獎券，不能遏止「大家樂」繼續流行。……依據警方取締結果顯示，台灣地區絕大多數縣市均有民眾參賭「大家樂」……僅澎湖縣未發現……」

⁹⁷ 〈省府主席邱創煥宣布 愛券自下月起暫停發行〉，《民生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9日，六版。

⁹⁸ 〈遏歪風及時清涼劑〉，《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9日，三版。

⁹⁹ 〈「大家」追擊樂此不疲 「愛券」飲恨豎起白旗〉，《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9日，三版。

¹⁰⁰ 〈愛券，往事只能回味！ 細數發行三十八年滄桑史〉，《民生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9日，六版。

¹⁰¹ 〈邱創煥宣布愛券明年暫停發行 研擬「彩券」取代可能性受矚目〉，《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9日，一版。

¹⁰² 〈愛券末班車 出現搶購熱 賭賭最後手氣 還可留作紀念 往昔輝煌史 競銷耍花招 將

六、 結論：「愛國」還是愛「彩券」？

停止愛國獎券，對於遏止大家樂究竟有沒有效果，在宣布停券、到真正停券之後的幾個月間，仍有許多負面的意見，認為這並沒有根本上解決問題。《聯合報》中的「社論」板塊即認為停發愛國獎券非但沒有解決原本的困難，反而在這基礎之上又製造了新的問題，最顯著的就是影響到數萬依靠販售愛國獎券維生的弱勢家庭，故政府必須制定新的政策改善這些人的生存環境，加強社會救濟措施，即早付諸行動以避免降低政府的公信力¹⁰³。

也有人指出，發行愛國獎券的收益並不大，不如說在愛國獎券的最後幾年，為了維持獎券的發行，付出的成本過於高昂。「……可以斷言的是，政府不必為大家樂提供一個具有公信力的賭具。政府為了十多億台幣的盈餘，而付出太高的社會成本和犧牲社會秩序，這不符合政治原則，當然也不符合經濟原則。……」¹⁰⁴這句話反映了愛國獎券後期陷入的兩難狀態，既不想因為大家樂這個非官方地下非法賭博而修改愛券的發行，又不願意承認因為大家樂及產業發展的影響，愛國獎券的表現真的不如以往，甚至要付出比以往要高昂許多的成本才能維持它的運作，卻也無法得到多大的收益。

愛國獎券一開始本來就是作為「補充」愛國債券的不足而積極推行的獎券，賭博具有一種不確定性，可能買到「槓龜」，但也不是沒有一夕致富的可能，而大多數人總是更偏向往好的那一面想，畢竟沒有人在買下獎券的當下認為自己會槓龜，而愛國獎券又微妙地對於這個印象進行強化：

槓龜「沒關係」，就當作是「愛國」；中獎就另當別論，領獎金就不必「愛國」了。

也難怪會有部分人士認為愛國獎券的目標模糊不清，儘管它有一個被明確賦予責任的名字：「愛國」，實際上以它為中心延伸出的產業，大部分沒辦法明確地說這是「愛國的行為」。更一針見血，如果真的有純粹「愛國」人士的話，

譜休止符》，《民生報》（臺北市），1987年12月20日，十三版。

¹⁰³ 〈《社論》停止發行愛國獎券後應有的作法〉，《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2月20日，二版。

¹⁰⁴ 〈觀察站 停「券」之後〉，《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2月31日，八版。

早就去買沒有投資報酬率可言的愛國債券就好了，不是嗎？果不其然，一但有更高投資報酬率（或者說不可預期獲償）的東西出現時，愛國獎券就算不斷修改發行方式，以抵擋大家樂的入侵，卻也不過是螳臂擋車；兩方正式會面後，不過短短三年愛國獎券便宣告停止發售。

愛國獎券，應該著眼於「愛國」還是「獎券」？發行的政府認為重點在於前者，而購買的民眾則認為是後者。也不怪為何大家樂嶄露頭角之後，眾多民眾轉而投入這位「新歡」的懷抱：大家樂的中獎機率高於愛國獎券，金額也高於愛國獎券，既然作為「獎券」在這兩點都無法贏過大家樂，愛國獎券的失敗似乎也是必然的結果。

七、參考書目

- 1、王邦雄，〈「大家樂」的災情甚於韋恩颱風〉，《鵝湖月刊》，136(臺北縣，1986.10)，0。
- 2、劉葦卿，《台灣人的發財美夢——愛國獎券》，臺北市：台灣書房，2008。
- 3、周雨詩，《愛國獎券圖案故事探源》，臺北縣：漢欣文化，1997。
- 4、楊保羅，〈風險性偏好與愛國獎券購買行為〉，淡水：私立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管理經濟組碩士論文，1985。
- 5、胡其瑞，〈愛國獎券與近代台灣社會〉，《政大史粹》，4(臺北，2002.07)，55-88。
- 6、〈愛國獎券今日發售 特獎獨得二十萬元 本月卅日在中山堂開獎〉，《中央日報》(臺北市)，1950年4月11日，四版。
- 7、〈愛國獎券盈餘 發行迄今七千餘萬〉，《中央日報》(臺北市)，1952年8月22日，三版。
- 8、台灣彩券，〈認識公益彩券〉，n.d.
<https://www.taiwanlottery.com.tw/about/lottery.asp>
- 9、〈獎券商 怕曝光 大家樂 小縮水〉，《聯合報》(臺北市)，1986年3月15日，7版。
- 10、〈獎券行升級了？私自發行彩券加惠熟客人 獎額是愛國獎券的七倍半〉，《經濟日報》(臺北市)，1984年7月23日，十版。
- 11、〈晨間漫步 地下彩券星星之火正燎原〉，《經濟日報》(臺北市)，1984年8月8日，九版。
- 12、〈涉嫌販賣非法彩券 每張三百中獎九千 大福獎券行被移送法辦〉，《聯合報》(臺北市)，1984年10月2日，五版。
- 13、〈預測「貳尾」三組號碼·真準？「神堂」「研究社」大發利市 警

- 方開始向大家樂推波助瀾者開刀》，《經濟日報》(臺北市)，1986年7月30日，十版。
- 14、〈春節一期愛國獎券 第一特獎獎額一億〉，《民生報》(臺北市)，1985年1月17日，六版。
- 15、〈又見長龍排隊買愛券 十天十夜準備撐到底〉，《聯合報》(臺北市)，1985年2月5日，三版。
- 16、〈春節愛國獎券增加五聯〉，《聯合報》(臺北市)，1985年2月6日，三版。
- 17、〈人人爭發愛國財！南市獎券行大賺錢〉，《民生報》(臺北市)，1985年2月14日，十版。
- 18、〈《民生論壇》愛國獎券到了該引退的時候了〉，《民生報》(臺北市)，1985年2月15日，三版。
- 19、〈監院對發行愛國獎券 意見分歧下次會再議〉，《經濟日報》(臺北市)，1985年2月14日，十版。
- 20、〈愛國獎券·不改名 中獎率·可再研究〉，《經濟日報》(臺北市)，1985年2月17日，十版。
- 21、〈愛國獎券.有意改名不換性 重建形象.將撥社會福利金〉，《民生報》(臺北市)，1985年3月6日，一版。
- 22、「電請以配募愛國公債撥為墊付中央在台軍公用款」(1949-11-17)，〈關於公債(0038/262.1/1/1)〉，《臺灣省級機關》，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件：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號：0042621007618007。
- 23、「擬訂台灣省愛國獎券辦法謹祈核示由」(1950-04-01)，〈愛國獎券(0039/262.1/4/3)〉，《臺灣省級機關》，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件：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號：0042621012237002。
- 24、〈春節·大獎！儲蓄券增發一組八億元 愛券最高獎每聯千萬元〉，《經濟日報》(臺北市)，1985年1月3日，三版。
- 25、〈春節一期愛國獎券 第一特獎獎額一億〉，《民生報》(臺北市)，1985年1月17日，六版。
- 26、〈春節愛國獎券增加五聯〉，《聯合報》(臺北市)，1985年2月6日，

三版。

- 27、〈三聯愛券分散出售 一億五千萬好夢可圓？〉，《民生報》(臺北市)，1985 年 2 月 9 日，一版。
- 28、〈人人爭發愛國財！南市獎券行大賺錢〉，《民生報》(臺北市)，1985 年 2 月 14 日，十版。
- 29、〈《民生論壇》不宜鼓勵「不能預期獲償」〉，《民生報》(臺北市)，1985 年 2 月 16 日，三版。
- 30、〈《社論》從獎券到儲蓄券 一社會福利與社會公平觀的例證〉，《聯合報》(臺北市)，1985 年 4 月 16 日，二版。
- 31、〈發行愛國獎券全部盈餘 下年度起移作社福經費 新型支票缺點・財廳建議改進〉，《聯合報》(臺北市)，1985 年 4 月 10 日，聯合報，二版。
- 32、〈獎券商 怕曝光 大家樂 小縮水〉，《聯合報》。
- 33、愛國獎券的平均銷售數量通常在八十萬張上下。
- 34、〈「大家樂」愈玩愈熱 愛國獎券生意轉淡 台銀表示現為淡季正常現象〉，《聯合報》(臺北)，1986 年 4 月 6 日，五版。
- 35、〈防堵大家樂 要採心理戰 最好辦法增加獎券小獎〉，《聯合報》(臺北)，1986 年 4 月 7 日，五版。
- 36、〈「大家樂」・電話不樂 每逢開獎日・此「話」不通電信局很同情用戶・愛莫能助〉，《經濟日報》(臺北市)，1986 年 8 月 15 日，十版。
- 37、〈大家樂外一章 機房機器故障停話 用戶誤為愛券開獎〉，《聯合報》(臺北市)，1986 年 7 月 31 日，六版，中縣版。
- 38、〈《民生論壇》「大家樂」旋風隱藏的社會危機〉，《民生報》(臺北市)，1986 年 8 月 3 日，三版。
- 39、〈「大家樂」成了「大家狂」中部許多工人無心工作 工廠覓工無人工資節節上漲・幅度已逾 5 成〉，《經濟日報》(臺北市)，1986 年 6 月 21 日，十版。
- 40、〈大家樂歪風・吹襲城鄉 變色的小鎮・面目已非 各地怪譚連連・為害尤勝韋恩〉，《聯合報》(臺北市)，1986 年 9 月 7 日，五版。

- 41、〈大家樂吹進天龍宮 土地公落難排水溝 九尊神像・狼狽不堪 賭徒出氣・信徒傷心〉，《聯合報》(臺北市)，1986年6月26日，五版。
- 42、〈大家樂賭案・法院擬例稿 套公式不盡適用 寫判文苦了推事 濟公託夢尋神像・溪畔賭徒幹傻事〉，《聯合報》(臺北市)，1986年8月15日，七版，雲嘉南綜合版。
- 43、〈專題快報 「樂」迷如痴・四處探聽求財路 「七墳」孤墳・轉眼竟成尋寶窟〉，《民生報》(臺北市)，1986年7月4日，十版。
- 44、〈愛券銷售量跌停板〉，《民生報》(台北市)，1986年5月25日，6版。
- 45、〈「發財」仍是最好的「夢想」 愛國獎券新法首次發行.銷售略有回升 「大家樂」魅力未減.中部廟宇 籤詩暢銷〉，《經濟日報》，1986年6月26日，十版。
- 46、〈大家樂・暈了頭 愛券開獎揹黑鍋 搖獎可操縱・空穴來風 號碼球灌鉛・胡說亂道〉，《經濟日報》(台北市)，1986年7月9日，十版。
- 47、〈愛券開獎被大家樂「掩埋」了 遊覽車載來各地大家樂迷專程北上 看開獎 開獎過程高潮迭起・「瘋」迷現場千餘人潮〉，《經濟日報》(台北市)，1986年7月16日，十版。
- 48、〈颱風沒吹走「大家樂」的賭興 昨天開獎更見瘋狂景況 愛國獎券雪上加霜・銷量每下愈況〉，《經濟日報》(台北市)，1986年8月26日，十版。
- 49、〈賭徒迷戀大家樂 有人發了颱風財 八二三砲戰・頭獎落空 颱風來襲日・二獎中的〉，《聯合報》(台北市)，1986年8月26日，五版。
- 50、〈增加愛券整貨獎中獎組數 「大家樂」賭徒覺得更「樂」 財廳所提臨改進方案 省府委員昨予否決〉，《民生報》(臺北市)，1986年4月8日，六版。
- 51、〈愛國獎券發行給獎辦法，應有新穎的取締方式，以取締大家樂〉，台灣省議會史料總庫，《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公報》，典藏號 003-08-010A-57-6-3-01-00386。
- 52、〈愛券銷售量跌停板〉，《民生報》(臺北市)，1986年5月25日，六

版。

- 53、〈愛國獎券力挽頹勢 取消八獎增設普獎 第一特獎每聯四百萬元〉，《聯合報》(臺北市)，1986年5月23日，三版。
- 54、〈消滅「大家樂」.不因噎廢食 邱創煥說絕不取消愛券〉，《經濟日報》(臺北市)，1986年6月10日，十版。
- 55、〈賭迷尚未適應新對獎方式 「大家樂」趨冷卻〉，《民生報》(臺北市)，1986年6月24日，十版。
- 56、〈獎券迷回心轉意 購買率略有回升〉，《經濟日報》(臺北市)，1986年6月24日，十版。
- 57、〈不准公教人員「大家樂」 省府說如被查獲要嚴懲〉，《經濟日報》(臺北市)，1986年7月8日，十版。
- 58、〈《黑白集》 「大家樂」補談〉，《聯合報》(臺北市)，1986年7月12日，五版。
- 59、〈簽購愛券·手法翻新〉，《經濟日報》(臺北市)，1986年8月16日，十版。
- 60、〈颱風沒吹走「大家樂」的賭興 昨天開獎更見瘋狂景況 愛國獎券雪上又加霜·銷量每下愈況〉，《經濟日報》(臺北市)，1986年8月26日，十版。
- 61、〈愛券「捲土重來」首日「開張大吉」 銷售數量已超過六十萬張〉，《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2月25日，十版。
- 62、〈愛券越賣越好 將破九十萬張〉，《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3月26日，三版。
- 63、〈愛券新辦法發行普受歡迎 獎券行「復活」近千家〉，《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4月20日，十版。
- 64、〈購買愛券又見長龍〉，《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4月25日，十版。
- 65、〈愛券開獎日 現象特別怪 警員換便衣四出埋伏 傳有索賄事影響風紀〉，《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5月26日，五版。
- 66、〈瘋狂大家樂·殃及生產力 王廠受不了·盼改開獎日〉，《經濟日報》

- (臺北市)，1987年8月6日，三版。
- 67、〈「大家樂」威力真夠瞧！迫使愛國獎券盈餘收入 僅達到預算數的一半多〉，《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8月7日，二版。
- 68、〈股市「大家樂」.吸走巨額游資 郵政儲金.上月負成長 近十年來現象頭一遭〉，《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0月4日，二版。
- 69、〈加速淡化大家樂 愛券擬減為每月一次〉，《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9月7日，三版。
- 70、〈不「樂」!〉，《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9月8日，三版。
- 71、〈愛券開獎日決改變！下月起逢第二、四週日開獎〉，《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9月8日，七版。
- 72、〈連續假日又逢「大家樂」 通貨發行額昨再創高峰〉，《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10月10日，二版。
- 73、〈一週匯價展望 台幣兌美元將繼續持平 銀行間交易上下約一分〉，《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10月25日，三版。
- 74、〈大家樂熱線傳話 提款機幾乎停擺〉，《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1月11日，七版。
- 75、〈週日開獎銀行更傷腦筋 自動付款機要補鈔又佔線.工作量加重〉，《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11月23日，七版。
- 76、〈樂迷股迷埋頭猛飆 旅遊業也喊吃不消〉，《民生報》(臺北市)，1987年10月10日，六版。
- 77、〈愛券開獎日 冷清星期天 樂迷對獎忙 街頭車馬稀〉，《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0月12日，三版。
- 78、〈愛券開獎日 營業蕭條時 餐飲旅遊大家不樂 業者心聲值得重視〉，《民生報》(臺北市)，1987年11月23日，十三版。
- 79、〈愛券對獎走向圖案化文字 獎券商獻策:對冷卻大家樂頗富創意 政院研考會及省財廳:願深入研究可行性〉，《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11月3日，七版。
- 80、〈大家樂·禁不了!開放吧? 監委主張化暗為明 明牌傳聞·促速澄清〉，《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1月12日，五版。

- 81、〈兩極對話 開放賭馬 贊成反對 見仁見智 贊成 為求安寧 不開放也罷〉，《民生報》(臺北市)，1987年11月16日，六版。
- 82、〈解嚴.不是不講法治 處境.絕非天下太平 俞院長籲大家共同維護社會秩序〉，《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0月3日，二版。
- 83、〈研考會完成「大家樂」研究報告 愛券不宜廢止 建議發行彩券〉，《民生報》(臺北市)，1987年11月28日，六版。
- 84、〈「樂風」吹得人憔悴 何妨變革「大家」樂 學人建議以無號碼獎券替代愛券〉，《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12月5日，七版。
- 85、〈匯價展望 央行有意遏阻熱錢 台幣續以大幅升值〉，《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3日，二版。
- 86、〈愛券 緊急煞車? 省議員牌五連莊 熱門話題 暫停發行可行性 認真研究〉，《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5日，五版。
- 87、〈愛券拜拜了 大家還再樂嗎 利刃斬亂麻 明牌可以休矣 暫停發行近半數民眾贊成 遏止賭風樂迷多不以為然〉，《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9日，三版。
- 88、〈愛券 緊急煞車? 省議員牌五連莊 熱門話題 暫停發行可行性 認真研究〉，《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5日，五版。
- 89、〈「大家樂」事實已無法遏阻 研考會建議.宣導禁兼施 可改進愛券辦法並發行各類彩券〉，《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11月28日，二版。
- 90、〈省府主席邱創煥宣布 愛券自下月起暫停發行〉，《民生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9日，六版。
- 91、〈遏歪風及時清涼劑〉，《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9日，三版。
- 92、〈「大家」追擊樂此不疲 「愛券」飲恨豎起白旗〉，《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9日，三版。
- 93、〈愛券，往事只能回味！ 細數發行三十八年滄桑史〉，《民生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9日，六版。
- 94、〈邱創煥宣布愛券明年暫停發行 研擬「彩券」取代可能性受矚目〉，

《經濟日報》(臺北市)，1987年12月19日，一版。

- 95、〈愛券末班車 出現搶購熱 賭賭最後手氣 還可留作紀念 往昔輝煌史 競銷耍花招 將譜休止符〉，《民生報》(臺北市)，1987年12月20日，十三版。
- 96、〈《社論》停止發行愛國獎券後應有的作法〉，《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2月20日，二版。
- 97、〈觀察站 停「券」之後〉，《聯合報》(臺北市)，1987年12月31日，八版。